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定

# 杲堂文鈔

序

姚江弟黃宗羲拜墓



往丙子丁丑間一時文集行世者十餘  
部婁東張天如謂余曰此十餘人者皆  
鉅公也吾讀正嘉時不以文名者之文集  
較之其厚薄真偽反有間焉此曷故哉

序



余曰科舉盛而學術衰今之古文固時  
文之餘也昔之為時文者大全通鑑左史  
語策未常不假途於是也既已搬涉運  
劑於江偶之間其餘力所沾溉雖不足  
以希作者而出言尚有根柢今之為時文  
者以時文為墻壁驟而學步古文句中  
無所浸灌勢必以剽掠為工夫浮詞為堂  
奧又何怪其然乎余與天如為是言于今  
蓋四十餘年風氣每變而愈下時文之  
士大全降而說約通鑑降而捷錄毛頭  
毘室如懸磬舉一世眯目于塵羹土  
飯之中其間一二黠者緣飾應酬為古文

辭則又高自標致分門別戶纔學把筆  
不曰吾由何李以溯秦漢者也則曰吾由  
二川以法歐曾者也黨朱陸爭王薛紛紜  
狡獪有巨子以為之宗主吾其可以與于  
斯文矣此如奴僕挂名于高門巨室之  
尺籍其錢刀阡陌之數府藏篋篋所在  
一切未曾經目但虛張其喜怒以吶唱  
夫田騶織子耳目口鼻皆非我有然高  
門巨室顧未嘗知有此奴僕也余與杲堂  
然約為讀書窮經溯河東士稍一起而應  
之杲堂之文具在故未嘗取其氏而折旋  
之亦未嘗取其氏而未識之要皆自胸中



流出而無止擬皮毛之迹當其所至與  
歐曾史漢不期合而自合也余嘗謂文  
非學者所務學者固未有不能文者姑  
舍自來倚傍門戶之學者濂溪洛下紫  
陽象山江門姚江諸君子其文何嘗不  
與歐曾史漢相頡頏乎蓋不以文為學  
而後其文始至焉當何李為辭章之學  
姚江與之更唱迭和既而棄去何李而下  
歎惜其不成即知之者亦謂其不欲以文  
人自命耳豈知姚江之深于為文者乎使  
其逐何李而學充其所至不過如何李之  
文而心合姚江之文果何如豈何李之所

敢望耶杲堂之文出世必有以作者許之  
者然非余与杲堂之所期也但使讀書窮  
經人、可以自見高門巨室終不庇汝此  
吾東瀕區、為彼焚丹書之意歟

時

康熙戊午長至日



序

東南兵燹以來余棄家避地者無寧  
歲丙戌并棄諸生然不能不藉滌瀟  
之資以自給於是間就里塾稍事管  
城至遇無聊抑鬱或寄之有韻之章  
而無師之句未必其有當于古也一  
日同萬先生悔菴抵姚江登黃氏草



堂見梨洲先生品隲經史雅與意合  
頗信吾學無大紕繆歸而益自刻厲  
梨洲得余文亦重以爲可喜吾里中  
惟杲堂先生與梨洲最善一車一楫  
時相過從第杲堂善病病發恒數月  
不出聲喀喀滿牕戶間牀簣爲之動  
搖余每爲杲堂下藥藥輒効以故杲  
堂益厚余嘗贈余以詩曰務期至畢  
天終呼爲徐李余自審何敢平睨杲  
堂而杲堂愛余如此昔燕臺梁公狄  
先生以詩豪自命獨歎服杲堂不置  
其解維而北爲酌酒賀監祠下相訂  
以千秋不朽之業今公狄下世已久  
廣陵道上譚風流逸韻者必稱梁先



生每每見之高人野衲之口余往來  
過此未嘗不停舟憑弔信宿而後行  
嗟乎斯文道喪必有王者然則今日  
之事舍杲堂其誰屬哉余初爲饑驅  
遠遊作客涉江沂淮繇徐泗以達豐  
沛上鄒嶧之墟歷齊魯趙魏之境而  
後返見杲堂著述益富各益起幾欲  
奪江南半壁以自霸余不揣將鼓偏  
師以敵之葢爾尉佗空負倔強終不  
能不臣事大漢也嘗思古人之學必  
有所傳吾鄉自張大司馬後中間相  
隔百有餘年無一人出而任風雅之  
責杲堂崛起于喪亂之餘以上接諸  
先生垂絕之緒使壇坫不圯俎豆生



色三百年來所關于吾道者不小余  
衰老將隨煙塵消沒無片言隻字足  
壽人間尙賴杲堂爲我一噓煨燼觀  
杲堂所定耆舊諸詩皆獨採菁英不  
拾人間訾歎其于縉紳先竹里而後  
由拳于布衣右鄭朗而左申甫尋姓  
名于蠹楮發泉石之幽光可使土花  
再碧去鶴重歸妙義靈心不徒在一  
二行子墨間也門人萬允誠曰先生  
之于耆舊已等諸日月不刊之書他  
日有問價鷄林者先生之詩可不及  
時論定乎余也學殖荒陋豈能爲杲  
堂揭幟揚鑣所望少陵夔府太白東  
山竝振逸響于千載則是集次第告

成必有劉須溪嚴滄浪者北面而羽  
翼之斯為李氏功臣余則非其人也  
附各簡末願與允誠勉之鶴山老友

徐鳳垣拜題

時



康熙戊午長至日

杲堂文鈔總目

卷一

序



卷二

序

卷三

序

卷四

書

論



傳

卷五

記

書後

說

文

銘

賦

卷六

墓志銘

行狀

祭文

果堂文鈔卷一

甬上李鄴嗣著

男 嗽 較

姚江黃宗羲選

孫世法重訂

自序

先曾大父太保公博覽史籍凡已讀書必論定再四朱藍爛然其少得所閱史記歲讀一過及初為古文輒思學其叙事若不得彷彿然其惟及事先大父叅軍公至年十三叅軍公謂諸孫曰學者不讀史不能見古今是有目無視也不言詩不能申唱歎是有口無聲也因授其通鑑使日

誦唐人詩數首由是少學爲詩後從先儀部公官嶺外年  
十七八見先君較刻先高祖侍御公集所錄諸賦心慕之  
丙戌後先公小築東臯命某作東臯草堂賦成先公以爲  
可教因時作賦家有昌黎集善本先公使畢讀此某所得  
于家學者若此未幾先公歿難遂自放棄與同里失職諸  
公相唱酬然甲中惟徐霜臯與余少治詩古文詞餘俱在  
兩人後諸公因謬相推余獨竊念生平惟在嶺外一從豫  
章羅文正金沙張公亮諸先生游然所持行卷造詣蒙其  
獎許唯時文旣遭亂杜門僻處東海未嘗持所作詩古文  
得奉教當世巨公宗匠所稱文章之伯者以是中心闕然  
不敢自信同里萬履安先生宿擅人倫之日與余輩爲忘  
年交雖亂後客常四座余意竊從履安所觀四方名賢諸  
耆舊从之履安謂余曰有燕人梁公狄先生在此其人詩  
家宿老且風格甚高余因與履安霜臯同過其客舍梁先  
生方病臥擁布被與余輩定交茗藥之間出所著陶菴集  
及宅游草使余輩讀之余手梁先生集歸閉門精思數日  
遂徧和其詩數十首梁先生每見一篇卽驚喜報書曰古  
人有言逢其知音于載其一此僕數年以來目斷蒼旻聲



沈碧蘄而傷心于冥感之無路者何意血脈一絲微茫關  
合。竟在明山我生四十年乃有一鄴嗣蓋余自此而後敢  
稍稍言詩。出傳于世則以得就正于梁先生也。自初作古  
文讀史記昌黎集間出入東漢六朝之間意搖搖無所定  
及從履安先生所得交姚江黃梨洲先生後萬先生諸子  
及其孫貞一俱在黃先生門每從祝橋來攜示黃先生近  
所構序記銘狀之作每讀輒心折以爲歐曾而後歷五百  
餘年一人而已遂盡棄其舊作益求精太史公及唐宋大  
家尋源溯派始復下筆而里中後輩惟萬貞一之文最擅  
手筆貞一間持余文呈黃先生黃先生嗟賞不置與書曰  
尊文真歐蘇嫡子前此所作非不高華曲折然于本題套  
括去之未盡不可爲之潔也兩年來氣局始定寒潭面目  
至此呈露自傷孤另得尊文而一慰蓋余自此而後敢稍  
稍論文出傳于世則以得就正于黃先生也此余所得奉  
教當世巨公宗匠稱爲文章之伯者復若此但吾家自肅  
齋先生而下八葉之內竝擅文章而某以溥學承其後上  
媿先人旣幸事大君子受其教言黃先生復曰今日古文  
其學將絕方藉臬堂之力使諸賢或左或右則斯文之統

自在。淵東梁先生別後寄書更云願從此勉進德業留心  
第一等學問。卽文章氣節尚屬第二義耳。兩先生所屬望  
余甚重。而余衰病間關。忽忽歲月。慙負二老不能副其所  
期。今已作五十餘。公未知將來尚得有所造否。適從亂中  
詮次其文集二十卷。詩十八卷。爲畧叙學問所本冠于首  
使兒嗽藏于闕。別以副本置山中。時在乙卯長至日。杲堂  
書

### 黃忠端公集序

余嘗讀西漢劉向傳中壘。值外戚擅命之時。王鳳始握魁  
柄。五將據重。執官滿朝廷。然諸王俱外家。小兒驕奢相尚。  
鳳雖稍桀然。非有包藏禍心。敢圖移漢鼎。而中壘上極諫。  
封事謂鳳行污。寄治身私托。公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  
之論。國祚將移於外。親降爲皂隸。此俱賊莽。它日竊國之  
詐。非鳳等所及。而中壘已豫言之。若洞見其本末。後讀姚  
江黃忠端公集。公值奄人執命之時。璫媪內交。玄黃外附。  
蟠結之勢已成。其時外廷相顧。卽楊忠烈二十四大罪疏。



亦猶未上而公首發其奸謂阿保重于趙嬈禁旅近于唐末蕭牆之禍慘于戎敵又謂有元祐之君子便有熙豐之小人隨以有靖康之國難方見節甫莽懿戎馬黨錮合併一時此俱公死國以後兩朝所中之慘禍而公已豫言之若洞見其本末是以漢史特于向傳末大書曰向卒十三歲而王氏代漢異日史官當亦大書公傳曰公殉國二十一年而奄孽復用兩京之難繼作蓋古人臣謀國其論之痛切發于至誠一言而繫宗社存亡後先同轍誠有若此之重也獨是其憂國之至慮遠計深彌縫宛曲有非舉朝所能知亦諸君子所不能盡知者初不以敢言死諫便足不負國家此公所謂君子社稷之念重于名節者也卽如中壘所云劉氏與王氏事勢且不竝立而猶勸上厚安外戚使王氏保其爵祿劉氏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得以竝安此中壘之苦心也公卽不憚首發大奸而其於楊忠烈則謂諫官宜言大臣不宜輕言發而不勝將有竇何之禍縱諸君子義形共起一擊而公獨謂宜包小人之羞且挽匪類之去意在使黨禍奄禍尚不合而爲一則毒爛猶未甚張狂瀾不至大倒雖公以一死從諸君子固已

蚤辨之。但謂身死而國家猶是。恬然生。民猶是。又然卽死。不足惜。無如正人氣消而國命卽與俱絕。靖康前禍。遂如符契。此公所痛哭于身前。亦復痛哭于身後者矣。不亦悲哉。公姚江人。本與甬上同郡。公少嘗從學于甬上。及公死。國吾鄉陳忠貞公。端疏爲公請諡。而公長子宗義。是謂梨洲先生。復以世學轉授甬上諸門人。某亦嘗得登公之堂。發讀公之遺集。慨然見公憂國念深。反覆流涕。邇者公集新出。先生命某序之。竊謂末學小生。豈敢以其文僭附卷末。旣復念甬上後學之言。或公所樂聞也。故敢序之。且藉使後人讀公疏草及答楊魏諸君子書。庶見公惓惓謀國。有古大臣憂社稷之重。非僅以一諫官死國足爲公千載云爾。



太常莊公遺集序

自古巨姦持國其力足傾搖社稷然其初必有所設驗稍嘗之以觀人主之俯仰高者下之白者黑之人主意既有所屬而後縱情放手至大壞國事而後已蓋小人下國本末古今一轍未有不賢者先受其阨而後社稷從之者也南都再建馬士英以定策功召相兼握樞柄勢迫脅內外然留都諸部尚書故大臣負世重名同日入相引用江南舊臣士英尚意攝不敢動未幾議者謂朝廷需才甚急宜行考舉法因下諸大臣九卿給事御史臺議俱曰太常寺

博士莊元辰風裁獨持海內人譽署第一使守給事中俱  
曰然已議定候奏可矣然時士英日夜結諸常侍使候上  
起居益知上意可動因遣其私人來示意曰博士可持門  
下生刺先詣相君卽當從衆議莊公毅然謝不可士英大  
怒遂與諸常侍譖上前竟置博士下考授法曹而引其所  
私拜給事中命下舉朝大驚諸大臣相與語曰考舉大典  
也莊博士正人也今其意若此遂相繼乞骸骨歸曰不去  
殆將及我是後士英益無所忌公卿盡側目而眎方欲借  
鉤黨盡殺江南諸正人事未及行蓋一年而南都遂陷莊  
公已先期奉使過里門適江干義師起乃更召公守給事  
中晉太常寺卿公亢言于朝曰賊臣馬士英罪在不赦今  
尚使翔翔軍中人人喪氣宜卽召至行在斷首傳示江干  
將士國法振則士氣益揚而當事卻顧不敢決蓋復一年  
而江干陷公亦先期歸以憂憤卒于家士英亦竟被戮嗟  
夫余向至南都以布衣投謁見莊公公聞余至倒屣迎禮  
爲上客每論及時事瀝酒向鍾山慟哭至夜分夫以公之  
才使其得用卽未得輕言克復亦必與當軸諸賢共立南  
朝功叅微管乃獨使史官大書曰馬士英擅國自亂考舉



法始諸臣觸忤馬士英自莊博士始卽明明千秋史筆如  
日但使一人被其虛名社稷罹其實禍是豈天下之幸而  
賢者所樂受哉公爲人美須眉顧盼歷落有奇氣下筆爲  
詩文意屈彊橫睨一切非當世文士所可及余感公知將  
悉取公遺集傳諸世而从未果近始得數卷因爲詮次併  
書公大節若此後人讀公遺文卽可慨然若見其人矣

### 三楚舊勞記序

大中丞玄若高公所記三楚舊勞一卷崇禎己巳公初授  
刑曹出恤楚獄是歲江北大賊始起壬申公出守荊州時  
賊亂晉豫者且四年癸酉賊始渡河入楚公守郡嚴賊逼  
賊不攻而去丙子公遷觀察副使建節長沙治下湖南道  
長沙恃洞庭之阻大賊未能至而諸縣十賊麻起犯郡城  
公自將出平湘鄉五縣賊與沅臺合兵攻臨藍賊破之辛  
巳賊張獻忠破襄陽乃進公觀察使移節下荆南道治鄖  
陽時賊勢益熾賊李自成遣其驍將攻鄖城者五俱敗去



公分兵出復旁州縣者四幸偏師擣賊于襄陽者一甲申  
二月遷公大中丞撫秦軍開府漢中興安而秦地已陷路  
久絕公雖謝郢節仍率所屬將吏日與賊戰而賊自成也  
大舉出關陷京師南都立方召公入用不得行賊遂敗歸  
再入楚走死蓋公歷官俱在楚自賊初起至于陷京師以  
及賊亡公以一身戰且守其間前後凡十五年與賊相終  
始方賊自成再陷襄陽朝廷震動上命選知兵彊毅大臣  
開府郢陽以圖恢復所遣凡二人俱阻賊不得之官朝議  
謂襄郢唇齒襄陽大郡且失守郢必隨陷自壬午至癸未  
六月而公所上請援疏始得至京師上臨朝出公疏示諸  
大臣相顧太息然惟進公階及遷所屬將吏官如是而已  
公復間使請兵于撫軍何公自甲申三月至七月得所報  
帛書始知京師陷先皇帝死社稷公號慟卽率文武發喪  
一軍盡哭夫楚省至京師三千二百里郢陽西北至省一  
千二百里異時州郡有盜賊猝發所上奔命書由省馳至  
京師可十日京師戒嚴有大喪由省下州郡二十日亦盡  
聞今自壬午至癸未相去二年而朝廷始知有一郢陽尚  
爲國守然竟不能出一兵相援自甲申三月至七月一百



三十日而鄖陽始聞先皇帝嚙血遺詔然竟不能馳赴國難君臣同死昔蘇武徙北海無人處與漢絕十餘年後傳聞上崩武南歸旦夕哭歐血耿恭以單兵守疏勒城鑿山煮弩苦戰經年漢大臣廷議幾欲棄而不救然此二臣俱以在絕域萬里外故相截隔如此今鄖陽去京師非極遠而四面俱賊塵登陴縱目彌望惟鬼彘馬彘不見日月鳥翔不敢下公仗其子身遼然北望天荒地斷與在萬里絕域外亦復何異亂世君臣死生患難俱不能相顧公每言及此未嘗不痛哭失聲者也但人謂賊之疆其所過守無不破戰無不敗若鄖陽環城不六里其大如斗賊數年盡力苦攻未嘗壞鄖飛樓一瓦鄖設見兵及公所招用降丁多不滿五千而每戰無不一當百楚人至鄖始知城可守賊可殺使朝廷蚤用公開府江夏必能保湖南北七道力相亢悍以全楚兵掣其後賊斷不敢長驅而北此其成效已有可言然公疏至京師上卽欲命公開府而大臣意有不悅僅加太僕銜及新朝見公疏乞兵卽命撫楚軍而楚帥別有所推遂召公還夫國家何等時今有臣出萬死一生飲血寢兵以衛社稷此真用人者所當甚急而一時大



臣悍將仍各持其私旋用旋罷尚無毫髮以封疆爲念由此而推卽公得蚤建牙辦賊方畧內外諸臣亦必有動相牽制撓其成功者此國事所由大壞而先皇帝欲以諸臣罪惡訴之上帝者也不亦惜哉不亦惜哉

錢孝直先生兩都疏艸序

吾鄉以忠孝世其家稱錢忠介公之門忠介公諸父曰孝

直先生其大節最著先生之言曰自功利之毒淪人骨髓

乃有書破萬卷位極三公而未識君父二字者余謂若先

生則其一生所識顛沛生死寢食于中獨有此君父二字

耳先生子光繡嘗取先生遺集中北都二疏南都三疏別

爲一卷請余序之蓋先生父諱若賡以進士歷官臨江太

守臨江公善治盜所具獄論報稍嚴開府奏其狀目爲酷

吏當奪官會有以蜚語上聞神廟大怒命刑官以法外



處之論罪至死坐繫南昌獄時先生尚在乳下更數歲從  
父受經獄中知大義輒晝夜號泣誓得以身代父諸公憐  
之然莫能救也歷三十七年先生骨枯涕盡已得中進士  
始艸一疏請身代父死當事謂上意終不測倘疏入翻速  
父命奈何先生聞言益長號不復對廷策惟日著罪人衣  
帶鉄鎖哭長安市上更三年諸公益憐之及熹廟卽位先  
生始更艸一疏白父寃幸報可臨江公竟得破械歸四明  
年將八十矣先生復得盡色養者三年旣而先生自刑曹  
出爲寧國太守以不能阿世罷歸未幾而甲申之禍作先  
生自謂每念先帝遺詔痛不欲生今觀南都諸公其意中  
似不以三月十九事爲人間大變者吾雖老廢終不敢忘  
國恩卽走闕下具疏謂今日朝廷惟當以討賊復讐爲第  
一事若握此爲柄卽百事有綱若懸此爲號卽萬心齊奮  
惟望皇上灑淚誓師神鋒立決舍此更無第二事上曰此  
等語已習聞之但當云有何異謀可足兵食先生再疏曰  
臣書生殊不知欲足兵食別有異謀但知皇上能決策親  
征則江南無人非兵無地非餉上意以爲迂漫答之先生  
更具第三疏卽格不得上矣未一年先生聞南都失守卽



閉氣而死。蓋先生兩都疏草大畧如此。余嘗謂先生北都  
二疏方舉一世怡然安于君父之常。而先生獨以身圖其  
變。此先生之難也。南都三疏亦方舉一世怡然安于君父  
之變。而先生更欲以身圖其變。此先生之益難也。或曰先  
生爲父四十年。僅兩疏。其一得上。先生爲國兩月。具三疏。  
其二得上。是何其不同也。余曰嗟乎。凡先生一緩一急。俱  
其苦心極慮之所出也。方臨江公初下獄。上怒甚不可解。  
諸臣言其枉。俱得罪。賴當軸者緩其獄。始得長繫及烹廟  
初年事。歷三朝。而言者尚不止自非先生積誠慘怛。可通  
鬼神。不足以上。廻天怒而下。動諸公之心。故須逡循哀請  
之。雖四十年二疏。而不得以爲遲遲也。若南都初立先帝  
大痛在人。普天憤結。朝廷急當鼓其朝氣。以乘普天之朝  
氣。及其鋒而用之。若稍延時日。卽諸將日增其驕。諸臣日  
增其閔。國事卽有不忍言。故須翻覆痛陳之。雖兩月三疏  
不得以爲汲汲也。然先生常念父冤終不白。後必至斷氣  
獄吏之前。曳屍鬪墻。狼籍行路。身是負血性男子。使父遭  
此末後一節。豈得爲人。此先生所以望與陳圭同日死。不  
敢望與吉玠同日生者也。至甲申之禍。先生輒自謂魄已



離魂生不如死及江南隨陷使先生見此末後一節較諸  
死父之慘相去更若何先生豈甘與褚淵同日生乃不與  
顏見遠同日死耶嗟乎何子平言人子情事未申天地一  
罪人耳方先生請以身代父死歐刀在前棺絮在後固已  
甘之若飴豈謂更得奉八十老父出四十年幽霾黑阱重  
見天日父子生入里門萬死不恨異日尚得以無恙體髮  
下報君親手題片碣曰崇禎遺老之墓先生于忠孝二字  
可謂能自盡矣嗟乎嗟乎悠悠目前亦有稍知此二字者  
但君親情事一不得伸彊活人間有賴無泚是尚敢讀先  
生之書哉是尚敢讀先生之書哉

給事林蘭菴先生疏草序

鮑司隸之言曰國家危亡藉有大儒骨鯁者艾魁壘之臣  
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而其言用不用  
遂爲天命去留之分國脈絕續之判誠甚重也余嘗讀尚  
書詩大小變雅春秋諸傳及他史冊所載身遭喪亂人臣  
憂國之言每于前事能追言其釀亂之本于當軼能具言  
其致亂之詳而于後事則能豫言其亂亡之極使國家試  
用其人尚可廻旣去之天心延將絕之國脈而終徒見諸  
空言也謂之何哉昔者諸葛丞相生于漢末其時赤九數



訖。火德既衰而昭烈皇帝兩世能惟其言。是用于是。劉氏得季興。文丞相生于宋末。其時宗社覆亡。寄國海外。而南宋君臣未嘗一用其言。于是趙氏遂亡。譬諸醫者治病。然諸葛丞相之扶漢。猶秦越人之遇號君也。雖見其太子陽絕陰。破尸。歷半日。已定死。而竟得不死。則惟其言之用也。文丞相之仕宋。亦猶扁鵲之遇齊桓侯也。雖見其病已在腸胃。已在骨髓。尚可活。而終不可活。則惟其言之不用也。夫同一越人。非其術驗于號而不驗于齊也。其言有用。有不用而死生異焉。斯則可太息者矣。自甲申之難。南都繼陷。會稽始建行朝。是亦國家危急之時。比諸東漢南宋末年。誠一轍矣。吾鄉林蘭菴先生以先朝行人。召爲給事中。江表之望。其至行在。嘗立陳八事。旋獻六箴。前後封事數十。上行朝。亦嘗一贊其昌言。再稱其讜論。而竟置之漠外。畧無所用。間嘗取先生諸疏讀之。舉其尤大者如請強主德勤學問。請親視師。請用宿望大臣。請旌死節。請誅罪輔。馬士英請禁逆黨。圖用極言。大小臣工宜審辨進勦。極言諸將擁兵失人。臣禮斥罷。議開湖田。議行牙稅。諸言利小人斥停濫叙戰功。斥冒請掛印。請加銜。凡經駁正。竝極救。

時至于奉詔視師指畫江上情形某某處須急勅進兵某某處須常防偷渡其言之危逼憤切灑血漚心殘國君臣只仗此如帶水而竟疾呼而莫之應也則亦聽之無何而已矣夫雖有危疾試先用五分之熨後進入減之齊尚可冀生萬分卽復死者不能一蘇病者不得盡起而所謂迴生之法治疾之方則其書具在也豈可廢哉昔南豐重魏徵之諫草蘇公上陸贄之奏議雖其時有治有亂其言有盡用有不盡用而要諸老成之忠讜固百世之著鑑也余故取先生諸疏序之使藏于家以俟異日有採輯會稽行朝實錄者若其餘詩文則不足爲先生鼎呂之重矣



張白齋先生集序

余少從家乘讀諸先輩贈先棟塘先生詩惟喜張白齋先生琦一絕句復從戴氏書肆見白齋集四本詩極可喜時方習制舉業未卽購以歸且意謂先輩詩文如此類必多異時當得讀之未幾余學爲詩求向所見白齋集已絕不可得偶見王鳳洲詩評于張琦下曰如夜蛙鳴露不離泥中架上舊有李騰鵬詩統所選白齋詩亦注曰王鳳洲云云竝欲唾之及讀諸先輩選里中詩俱甚推重先生其論良是然南江所錄凡二十八首東沙所錄二十二首與余

向所喜頗不類。後虞山列朝詩集出，稱先生嘔心刻腎，務去陳言，品目甚當，而所錄又只二首，使就諸家所選，卽鳳洲所言，尚非甚過意中。不平久之。至前歲始從釋悟雷所得，所謂白齋集四本，如身容萬里外，遇故鄉良友，驚喜交集，釋于石，又示其竹里館詩二本，贈先人絕句，亦在其中。而後先生之詩盡出矣。余適在患氣中，且喘且讀，手錄三百餘首，竊謂先生詩發源忠孝，俱本于性情之正，無媿風雅。至其爲興爲比，吐咀山川，驅使雲鳥草木，與一時詞人絕不同。間嘗于諸體盡相題，曰樂府最爲高手，惜不多作。古詩歌行，別有蒼然之色，可方山陰徐文長，而徐稍不及。若五七言律詩，則妙矣。至于五七言絕句，則神矣。今先生自編其詩，先絕句，次律詩，次樂府，古詩卽一詮，次間甲乙已定。此可謂寸心自知者。且先生歷官大理時，北地信陽方樹赤幟，一時靡然風偃，而先生高唱單行，不阡不陌，是誠不可無一者也。余因念先生生平爲詩，惟晚遇林見素先生一人耳。身歿以後，久應論定。然其不知我者，旣如藝苑狂言，橫加形似老儉無知，亦爲助舌。其知我者，若東沙虞山諸公，徒使與衆人爲伍，畧無高下，其蔽反甚于毀之。



今先生二集其版俱壞編詢里中所藏僅存三四冊事固有不可知儻更數十年此三四冊亦復散失將使世間第一種文字遂化爲脈望蕩爲飄風野火忽焉盡滅天下寧有是理耶此後起者所以不得辭其罪也余旣錄成日爲里中諸君誦之必盡一卷方已適梨洲黃先生過訪草堂急取共讀相與狂呼大叫聲聲相接余更起浮白一斗謂黃先生曰請于數百年中取一詞家足當我白齋者某願盡此斗先生亦笑謂余言不狂次日黃先生歸舟中語萬生允誠曰白齋詩誠不易得但袁中郎以士大夫身負海內之望表章一山陰布衣世始知有徐渭今臬堂乃以東海老布衣思表章士大夫不益難耶余聞其語爲悵然久之夫余旣杜門漸老不與世通况悠悠千載亦誰操品目者乃獨此賞奇愛異自極流連遂頓忘其身之老且廢也雖然余不足傳而倘以傳白齋之詩遂得并傳是終以士大夫身後之力引一布衣也余固藉白齋先生矣

續騷堂集序

自東漢諸君始以品目相重所稱為名士竝極標持至其  
後惟謂諸葛君可稱名士甚矣名之難副也啓禎之間江  
左復尚標榜以名士相推溯東則悔菴萬先生首稱模楷  
吾黨數輩亦得依以揚聲間出其所作詩古文詞與三吳  
名士爭長一時傳布及遭亂已來諸君歲寒相見俯仰河  
山各著文章高論忠義既而嗟壯年之冉冉苦長夜之漫  
漫漸失初誠致垂末節此人平日文章遂若有鬼神默禱  
其筆烟消灰滅無復可傳卽此人內慝夙心亦不願以高



論忠義之言復欺天下時尚有赤石逾堅蒼宮不改仍闕  
永初之年終謝地皇之臘淞河以東惟姚江黃先生及吾  
里數人而益以萬先生爲之宗嗟夫先生斯可謂名士矣  
且先生功在吾黨固不獨其詩文也當亥子間吾鄉高大  
中丞與先儀部竝遭大難余輩亦身纏樞杻幾至覆巢幸  
先生傾身救之得免先公竟畢命虎林先生麻鞵夜走五  
百里買木衣尸得載其骨歸余破械甫一日與先生抱頭  
哭江上感動路人久之姚江黃晦木復被繫至甬上罪且  
不測先生間出奇計事竟得解當此時也萬先生義聲震  
天下夫人平居把臂相論交卒有小患難夜半叩門能爲  
一出手援之已不可及况惡浪瀾天弱泥沒地負僵尸于  
虎穴奪生命于歐刀非徒不能救人并將自陷此時親朋  
塞戶行道倉皇而先生裹劍獨行聲淚竝發直度易水自  
謂能還即使忌名者百口相蟻然且縱虵漢水釋狼中山  
曾不自悔此真古人所難試讀晦木援阱之章旦中感述  
之什及余七歌秋懷所紀事未有不流涕闌干搯扼而起  
嘆先生爲無慚名士者也夫詩文之道上關君父下關友  
朋然則先生此集匪特鬼神默助其筆埋山沉井終使必

傳亦先生自吐夙心樂以高論忠義之言正告吾黨者矣

梁公狄先生遺集序

當吾世而得一人知我斯可不恨矣當吾世而復得一人知有一人之知我斯益可不恨矣卽知我者亦可不恨矣古燕梁公狄先生當世之知我者也先生初與豫章王于一交兩人相論詩每篇成不卽示草率相攜至荒臺古寺車馬不經處始出詩共讀狂呼驚拜或至慟哭而後返先生每在酒坐主客獻酬先生獨據席出袖中白板扇字高聲三讀不覺四坐有人其所讀必王豫章詩也其後先生客甬上復與余定交謂得余所贈詩一字千淚一行百拜



我生四十年，乃有一鄴嗣。復言攜鄴嗣，海東歌向荒烟淼。  
水間讀，當使湖之瀕，海之涯，盡化爲碧血，蒼髯耳。其愛余  
至此，夫于一與先生竝，海內宿望年，德顏行先生與同客。  
江表相遇極歡，此固其宜也。至先生客甬上，余年僅二十  
餘，且以先儀部行執禮甚下，而又僻生天，盡海飛處名氏  
不傳，先生獨一見，把手忘年，降德欣賞異常，及爲余學樊  
堂集作序，謂生平不肯序人詩，卽同志如王于一亦所未  
許，今當爲吾鄴嗣一發其塊壘，是則先生愛我幾過于王  
豫章也。賦別以後，忽忽三十年，余積苦患氣未老而衰，先  
生下世已數載，殘年知己哭之甚哀。今秋吳郡鄧孝威自  
維揚寄我一札，曰：近得梁公狄先生全詩，付梓，臬堂于梁  
先生所謂于春知我者也。若得臬堂作一快序，以傳諸百  
世，足爲樂事。余發書而泣，曰：嗟乎！世尚有鄧孝威知梁先  
生之知我者乎？然梁先生知我孝威能知之，梁先生屬余  
叙其詩，甚从孝威前未之知也。今日始無恨矣。憶先生在  
甬上有所撰秋懷詩，此時卽屬余叙之，復有明州倡和詩  
亦屬余叙之，及垂別期爲選定陶菴全集以俟，異日先生  
屬余有日逢其知音，于載其一，惟我鄴嗣以作者之情兼



知者之量此吾所倦倦又曰藉一發作者苦心庶他日鐫心石窟勒簡山庭不埋沒我兩人一番奇遇先生所望我是何等語先生既墓有宿草余卽欲覓孟六遺文而不可得負此宿諾闕然平生今先生集新出世必謂王于一已死海內詞人誰當叙梁先生集者豈復知天盡海飛處有一果堂足副梁先生地下之望耶然則孝威此書人方謂梁先生植藜下觀垂纓夢告有以默啓之而不知孝威亦謂惟梁先生知有一果堂今日自惟果堂當叙梁先生詩耳不意一死一生忽符宿約卽梁先生亦感孝威地下矣余故曰得一人知我不恨梁先生是也復得一人知有一人之知我卽知我者亦不恨孝威是也乃若梁先生之詩發本忠孝溯源騷雅一寸之毫栖神巢鬼一尺之楮驟雨飄風足以前問古人後喚作者卽先生所自標置固已居然第一豈亦俟我輩論而後定者耶余故畧而不叙獨叙先生于余早以千載相命有若此孝威復云先生之門人北平王汲能藏先生遺集以授孝威汲字潔公其人亦奇士誠先生之侯芭也當與附書



士。始。決。坐。之。氣。甚。也。當。與。荆。楚。之。人。亦。有。
 此。平。王。與。趙。蘇。武。坐。遊。東。以。外。教。風。野。平。清。久。其。人。亦。有。
 然。帶。一。豈。亦。對。於。輩。論。論。對。於。法。理。余。亦。嘗。而。不。除。誠。以。
 思。其。以。何。謂。古。人。所。謂。者。謂。其。出。自。於。道。固。已。謂。
 於。本。心。亦。謂。其。出。於。心。之。理。理。無。異。一。人。之。前。後。而。
 人。之。心。亦。謂。其。出。於。心。之。理。理。無。異。一。人。之。前。後。而。
 余。對。曰。吾。一。人。之。心。亦。謂。其。出。於。心。之。理。理。無。異。一。人。之。前。後。而。

周貞靖先生遺集序

周貞靖先生齊曾字唯一癸未進士除廣州順德令自解
 官歸里丙戌後入山為沙門人稱曰囊雲大師其歿也里
 中屬余謚為貞靖先生不使淪于沙門也先生生平出處
 大節及他言行著作俱岸然無所附自為童子時讀論語
 孟子治本經俱不喜兼集註率大書正文默解其義是其
 少讀書也蓋不附傳疏諸生競為揣摩場屋之文期于合
 時獨先生盡擺落華藻自書所得適得舉于鄉會試吳磊
 齋先生奇其卷判曰自成一解遂得中進士是其為制義

也。蓋不附主司。當先生時。三吳諸名士。競尚標榜。凡經朝論。盡叅上流。先生獨漠然無所向。是其于士類中。蓋不附品目。其爲順德令。治行第一。當事使攝香山香山時。爲上相里先生。與相忤。卽日解組。當事留之。不得。是其爲吏也。蓋不附上官。不附鄉大老。會稽行朝失守。澗河以東。士大夫率俱出。上謁郡縣。通往來先生。獨以爲不可。盡薙髮入山。白石一鋤。蒼松一笠。同年生有爲郡觀察。招以書先生。謝不往。且曰。孤雲去來朝。不知暮宿所。從此無更費。入行。是其出處大節。蓋不附一世先生。家居每一匠者入門。卽審跡其法。自燒造所用器。輒能善其事。及于盤谷。構山房。束竹覆茅。盡出已手。得懸崖一奇木。製爲養和日坐臥。其間拾燒餘以爲爐。狀絕古。先生復能受勞苦。其入山當由一溪水。常沒踝。以上先生謂過溪者。須筏。卽須竹。須舟。卽須板。須篙。須梁。卽須編柴。卽待負。亦須人。不如用吾脛。吾脛自善涉。嘗與諸禪人涉。俱不脫。苴屐先生謂沙石齒齒。苴屐質柔。不及吾足板。竟跣而涉。吾友萬悔菴先生嘗訪先生山中。先生爲設麪。下以壘汁麥甚麤。悔菴食之。盡先生笑曰。此吾上客供也。悔菴歸。與吾輩太息數日。時諸公



遜跡沙門率受諸釋老衣拂椎鼓上堂稱其法嗣先生獨不肯雪竇石老人其欲傳先生益从矣然微聞先生時一歸村居仍入彥倫之室遂得止是其遜于釋門也蓋不附釋門先生間爲詩古文詞方寸湛然未嘗有所擬議故其下筆能刊削一切單言片句不蹈前人是其爲文章蓋不附諸大家作者梨州黃先生以先生與會稽余若水合銘兩先生風格竝高未嘗相往來先生謂自潔其身耳吾耕不須耦者吾負不須戴者是其避世也蓋不附同隱先生嘗稱余詩余自得論交嘗作詩贈先生爲同黨所傳初未致之山中也先生旣歿余謚之諸子請余爲先生立傳叙其遺詩余笑謂序先生集大不易然余文或先生所善也蓋先生固嘗知余非附先生者

益大士同神朕余非國代生者  
其數請余獎贈引表其深大不具然余女迫求主西善也  
庭下山中出表火則與余節之諸子請余為求主立書於  
湖下妙峯集序矣而無能之論其心可也夫是亦言曰

今釋氏所稱雪竇道巖尊者本姚江張客卿先生也歲甲  
子先生與先儀部同舉于鄉久之先生受署來教鄞學諸  
生鄞諸生俱喜出先生門方是時國事大壞而江南溺于  
承平尚謂收復可望先生獨愾然謂數十年來人心喪失  
其禍遂流于國家今朝塾諸人急須痛自克省先復其本  
心然後共圖國事不然恐神州陸沉事在旦夕因作復人  
心說一篇榜諸明倫堂士大夫傳其語頗笑以為迂然有  
識者讀之輒為太息時余年尚少已心識之未幾而其言



大驗時先生已遷爲楚令未之官先生愾然曰吾不可自  
喪其本心即日入四明雪竇山中逃爲沙門今釋氏所稱  
道巖尊者是也嗚呼若先生可謂能自復其心者矣夫人  
生此心日有所用用于爲子而能孝用于爲臣而能忠得  
盡其所事而自反于毋欺此所謂能復其心也今者孑然  
此心既無所致盡四顧茫茫而後遠寄諸危巖斷壁飛湍  
犇湑之間而且毀其常形變其故服銷沉其平生姓氏而  
日與一杖一盃一魚一燈同其寒暑日月斯已自放其心  
極于冥漠之鄉矣而獨謂之能復其心何也大易有言曰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復之爲時固五行潛運窮陰殺節  
之時也此時雖天高地涸萬木皆落萬水皆凝而獨有抱  
素反本葆其幾希若亡而自萌若盡而自續者此心也先  
生能自復其心其在此時乎先生既有此心而後有先生  
之詩詩者心之聲也昔伯夷之西山伯夷所以寄此心者  
也登彼西山一章伯夷之心所發于聲者也雖先生已滅  
跡人外無復牢騷然而方寸湛然形于有韻讀先生之詩  
無不可見先生之心焉余嘗聞諸梨洲黃先生謂四明諸  
勝當以雪竇爲第一其奇絕處猶在妙峯卽先生結跏之



所也。藤懸一龕鳥巢于仞之上。風雷噴瀑不舍。晝夜先生日置身其上下。瞰城市中人車騎相索。肩摩踵湊。終日鹿鹿其中。其人俱有目能張。有舌能吐。有手足能執行。而盡失此心。久迷不復。先生大憫羣生。當使盡招而復之者矣。適先生自定其集命爲之序。余恐讀者徒以先生爲釋門領袖。致昧其本心。因爲述所識。若此。自今後人得妙峰一卷詩。俱作先生復人心說。讀斯可矣。

萬氏家乘序

余嘗讀宋文憲公記鄭仲涵事。言仲涵奔走兵燹中。人見其衷二書以行。未嘗少離。及事平還家。取而視之。乃宗譜家範也。卽爲肅然。良久以是知家乘一編。人盡當敬守之。第在甲姓雜譜。祇得自存其宗系已耳。至若勳門世族。及當世將相大臣。海內名士。足爲本朝之重。史官每卽其所。自論載錄。爲列傳如前後漢書所述。兩司馬氏。揚氏。班氏。傳多本所自序。涑水記李鄴侯相略。盡採其家傳。此尤最著者。則雖家乘而仍副在太史。豈不益重哉。里中萬克宗



吾友梅菴先生之第六子也。近輯其家乘，哀然成書以問序于余。余更肅然曰：克宗此書，整齊三百年世德，可謂知所重矣。若以史傳例論之，其當爲史官所錄。凡四：蓋高皇帝開國功莫大于復燕，而萬氏一世祖明威將軍諱斌以從大將軍北征死于陳，其後禍莫大于遜國，而二世祖諱鍾以禦北平兵死于天下，既定惟交趾數反，而三世祖諱文戰陷交趾中倭奴數擾海上爲東南患，而文弟諱武以哨海射中一龍沒于水，則自開國後數十年國家有大事萬氏皆有一人死之，血戰萬里，頭行骨飛，俱不得以馬革裹屍還葬。此其三世四忠當爲合傳者。一朝廷所仰給恃在東南挽輸而萬氏第八世諱表以舉于鄉起家爲大將，數督轉漕前後所上奏議數十，俱著爲令。公將略與戚武莊齊名，而身被服儒行，雅歌論經學者稱鹿園先生。其後子孫相繼爲大將，凡三世當爲合傳者。一前此萬氏世襲官指揮使，至十一世諱泰始以通經舉孝廉，其文行爲天下模楷，卽所謂吾友梅菴先生者也。先生風格比東漢郭有道、黃徵君當爲合傳者。一自二世以後死國事者三人，俱年少，其夫人盡勵冰操，稱三節而射龍將軍死後遺腹



得男將軍有女弟曰義顯因念萬氏門祚衰遂不嫁守孤  
兒成立身著丈夫服七十餘年事更奇當入列女傳者一  
蓋萬氏自定遠徙家無他萬于鄞所傳十一世俱其大宗  
而應載史傳者至十二人可謂極世家之盛今史冊墮地  
皇歲金匱之書散在血爨野莽中而萬氏獨輯其家遺文  
前事藏諸草堂以俟異日史官斯真賢子孫之事也余嘗  
過萬氏觀其歷世圖像及吳元年所賜一腰符萬戶告身  
一道上有高皇帝御押點縱如發千鈞之弩爲竦然下拜  
而萬氏子孫多能言其先世戰功與所歷山川轉鬪處飄  
風奔沙靈旗放悲射龍將軍乘怒馬出沒灌門戰洋間精  
響如在以至鹿鬪公解大將印歸栖心妙道死後人復見  
之各山中皆傳其仙去而梅菴先生爲世所宗凡與名士  
往還筆疏妙天下諸可驚可愕可喜可觀俱一一能道之  
猶慮奕世而後或有遺忘因經年綴集已成此書試一披  
卷間卽知其先世死國事者在某朝起家爲大將者在某  
朝以舉孝廉各世者在某朝由是俯仰嗟唏使忠孝之念  
勃然而竝生卽今日開府故第已爲廐庫馬通塞其門而  
尚得聚家丙舍之中卽一褐衣一糲飯誰非先人所貽攀



墓門松柏霜皮黛色誰非先人所植以此興感雖在百世  
子孫猶當愜然若身見之矣克宗下筆老健諸纂集俱出  
一手細書成帙謂倉猝可攜之而行此其意與鄭仲涵絕  
類使生與宋文憲同時當更序其書矣

錢氏家乘序

東阜錢廉輯先世三百年遺草過其友李某草堂再拜請  
為詮次併序之某既與相論定復讀廉所作歷世述首考  
諸里中先賢傳及他所見聞乃喟然起曰錢氏誠忠孝之  
門哉夫天下一治一亂相循環而所謂世家右族其盛衰  
亦從之至若曆數所遭禍纏君國為千載所未有三百年  
間前莫大于壬午遜國之變後莫大于甲申殉國之變而  
錢氏守臣節能與相終始斯誠所謂世家者矣謹按錢氏  
始祖諱安字靜能後以字行晚稱畦東先生洪武中以徵



辟歷官韓府紀善王溪相敬禮嘗召見其二子手書具慶  
堂三字賜之及文皇帝卽位聞其名召至京師將大用之  
先生固以疾辭得放還且賜勅曰遂爾優游勸鄉子弟爲  
善亦異數也夫文皇帝初靖難方以刀鑕鼎鑊處士大夫  
不屈者至蹇夏諸臣翻然行權遇同又相其一寵一戮割  
然兩途先生諸藩舊臣義堪去就而能從容乞身不撓不  
亢以眎劉程二長史周紀善或死或去其仁一也至其後  
甲申禍極乙酉繼之天下事已不復可爲諸臣烈然內斷  
亦惟有以一死謝國耳時忠介公肅樂以閑曹諸郎出當  
大難獨畱其未死一身圖挽未暉于下春之後間關漂泊  
委骨荒厓與亂嶠礪川追魂上下此所謂知其不可而爲  
之者也蓋錢氏臣節其係于至大者若此雖三百年間後  
賢接起若布政公與之討賊副使公瓚之吏治宛陵公敬  
忠之至孝督學公啓忠之論學其餘以文行著名甲乙科  
者歷歷可數然皆由哇東先生作之于前忠介公述之于  
後足輝映古今非僅錢氏一門亦國史之光輝也廉適纂  
是編爲心憂門祚中落藉以祖德感勵後人然余每出東  
門必先過錢氏見其數百年草堂無恙子孫瓠葉素豆共



伏臘其中力耕治圃不求仕進其賢者俱卓然自立不愧  
世家且自遭亂以來史籍零落鴻都石室所藏一朝墮地  
而錢氏守其先人斷編寸紙兄弟相模寫草閣鐵燈以夜  
繼晷此真賢子孫事然則錢氏在今日人雖見其中衰而  
正吾黨所稱爲盛事也廉亦何憂焉某近撰家乘錄錢布  
政公所贈三世祖長清處士詩序今爲定此集非徒以報  
吾友之命亦爲先處士報之也

### 歷朝記略自序

傳曰天下之生从矣一治一亂猶天有一陰一陽相爲倚  
伏其端甚微故一朝盛衰所兆其置廢不過一二事其舉  
黜不過一二人而治亂卽判焉宋范祖禹有言國家隆替  
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  
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此辨之不可不蚤也學者  
讀涑水通鑑苦于汎濫未能得其要領涑水前有目錄復  
做史公年表體事俱橫列不便徑覽暇時因爲釐正作歷  
朝紀略一卷每朝舉其事之最大者參以甲子而書法卽

寓焉以授兒輩使日置座上蓋學者論史必通于帝王以前始知致治之本必通于漢唐以後始知濟亂之用不可廢一焉况吾曹今日讀史卽當如臨事謀國置身事變之中而得其要曰辨緩急知先後二者斯盡之矣然有當謀之于未急之先者有當謀之于既急之後者有當謀之于至急之中者晉武帝旣平吳郭欽請乘其兵力盡遷內地雜胡于邊武帝不卽用遂成五胡之禍若郭欽者可謂謀之于未急之先者也唐肅宗已集諸道兵李泌請先收范陽斷賊歸窟肅宗不能用遂成藩鎮之禍若李泌者可謂



歷代史表序

太史公撰史記上自黃帝至本朝又以並時異世年差不  
明作十表內分爲世表年表月表班氏撰漢書稍變其體  
作八年表然蘭臺耑述本朝而乃更次第古今人物此則  
可已也及范蔚宗作後漢書所注意惟在列傳諸論贊雖  
八志尚謂不盡前此撰東漢二十一家亦惟邊韶崔寔嘗  
有百官表蔚宗亦改爲百官志而表遂闕焉陳壽而下卽  
志猶未備至唐書始復作表然其所載大臣世系哀然數  
卷于國史中詳作宰相家乘亦何謂也後五代書復無表

宋司馬文正公既作通鑑亦以編年之書雜記衆國事差次不齊因倣太史公年表例采其大事精語年經月緯作爲目錄三十卷而後史家之事備焉吾友萬季埜負異稟讀書數行下少時嘗愾蔚宗無表因補作東漢諸王功臣世表大臣九卿年表外戚宦者侯表凡六篇自後遂徧作三國晉南北朝自蜀漢迄隋諸王大臣方鎮表三國則倣大事記作三國大事年表隋唐之際則倣秦楚之際作月表共三十五篇又補作後五代十國表八篇附錄前後僭國將相表十一篇大畧乘時者興用人者霸得地者強斯其起滅之本也季埜于史學可謂勤矣夫蘭臺生于東漢去西京不遠本朝文獻方策未亡然其王子侯表尚有失書侯所食邑名者某人嗣不具年月者百官表有姓名不具者失載遷免者俱爲史之闕文今季埜生于載而後惟從史傳鑑本中精覽詳稽心通本末定其世次歲月以補前人所未有其事益難太史公論作史之法一曰深思一曰深考蓋從來著述家未有不審于經營慎于證辨而能成一家之書者也季埜益習于本朝文獻又嘗作開國以後至監國行朝功臣將相內外諸大臣年表以備史官采



錄適季堃修吾鄉郡乘先覽舊書諸列傳見所載某年先  
輩爲某官行事季堃隨覽隨判其上曰是年某月此公已  
遷去代者爲某何得以甲冑乙如是甚多他人覆驗之不  
爽月日季堃第六兄克宗博通經學每讀一經輒盡集古  
今先儒諸說經家間有得自梨洲黃先生多世所未傳克  
宗錄其言尤精者率蚊腳細書歲積至十餘卷萬氏兄弟  
于經史之學若此其視今世學者爲何如也

### 杜工部詩選序

余選杜工部詩萬生允誠手錄爲四卷請余序之余曰夫  
杜陵之詩奚復序哉然余謂杜公古今善學問人大易  
曰君子以虛受人夫子曰樂道人之善惟公有焉蓋方公  
之時海內詞人競起山東李白與公並驅而出者也王中  
允維襄陽孟浩然與公分道而馳者也高常侍適岑嘉州  
參亦與四家相顏行者也他若常徵君之靈心元道州之  
老氣于諸公間自爲一家者也而杜公俱極相推服譽之  
疊疊若不容口懷其人皇皇如不至此其虛懷樂善豈古



今人所可及。是以唐人之文盛于中葉。若柳宗元、孟郊、張籍、皇甫湜、諸君俱藉昌黎而起。而唐人之文終推韓公爲第一。唐人之詩盛于開天間。卽如李白、王維、高岑、諸君俱藉杜陵而起。而唐人有韻之文終推杜公爲第一。近日竟陵鍾惺選唐詩喜錄。其不甚有名者若王季友、孟雲卿詩。最佳。不知兩君蚤經杜公品目。已著名。字然後知此老下筆有神。惟能得諸家之妙。而集其成也。至後世名士則不然。觀其外驕內忌。詆訶一時文人。俱齷齪不足道。若欲舉世束手而讓此一夫。獨與于文章之事。使以杜公較之。其相去豈可丈尺哉。夫盛唐詩家惟太白得與杜齊名。太白之詩其逸才奔放。每有風流浮于句韻之間。此其獨絕。若爲律詩卽疎矣。杜公于太白傾慕尤甚。遂得其縱橫以爲長句。而太白未能降心。終于法不合。試觀兩家詩。杜公贈懷李白之作多至十餘。而供奉于杜甫纔一二見耳。此太白所以竟屈首此老之下也。然則文章家不能深服人。卽太白尚有可議。况彼碌碌者哉。



太自... 李... 其... 魯... 易... 先生... 其書... 儒... 春秋... 亟... 諸家...

魯書序

魯書十三篇為一卷余諸兄礪樵先生所作也余家世治

易先生少兼治諸經歲丁丑先生授經于商河日讀春秋

先生意謂胡氏作春秋傳本取聖人之經自申其大義故

其書足重而于筆削之旨固未能盡合後來復為經帖小

儒破碎章句妄為牽合非第背于聖人併背于胡氏于是

春秋一經翻為治春秋者所亂其罪與王氏畧等先生思

亟正之因下帷銳精以發其義本諸三傳正諸胡氏叅之

諸家所說以擇其是每一公作論一篇雜論十餘篇更一

卷先生自序于首以授門人一時傳誦時先生年三十有一而老識健論剖決異同雖宿儒老先生俱讓不及後三十年先生數遭患難篋中書盡失以此編爲少年潛精所作時往來于懷前歲先生再過商河舍于門人王瞻祖家諸生聞先生來畢集四座俱滿先生詢及此書王瞻祖曰向嘗手鈔一卷誦說有年今在友人某所去此數十里當往取之先生曰吾詰朝將發駕已辦恐不能待奈何瞻祖曰當乘夜爲先生往次日先生行已五里瞻祖望塵追及投書而去先生臥車中讀之如契闊三十年故人相遇千里外款然一笑驪極平生時先生年六十有二矣昔扶風杜伯山有古文尚書一卷溪自寶愛後謂門人曰吾流離兵亂嘗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今先生所說春秋散在四方尚有商河王生能不失所傳使數十年故冊頓還舊觀心目俱豁此亦一奇也然先生年三十一此書告成歷三十一年復得之天道三十年一變又羸一焉變而將通之象也合而計之于易之卦當小過鳥鳴在下過此可望旣濟矣先生所著書後當大出更三十一一年請以此爲徵



壽昌寺誌序

史家之才善在畧人所詳詳人所畧古今良史惟推司馬子長論者謂班氏漢書叙三百年事至八十萬言史記叙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所謂畧其所詳也倉公方技之一也而傳之五千餘言貨殖漢以後所不載也而傳之四千餘言所謂詳其所畧也知斯二者可以論史矣吾友蓋泉聞子小築鑑湖之西席門深巷四座蕭然惟以撰述爲事而尤畱心于里中之文獻嘗以張大司馬所纂明州郡志悞脫甚多因終年銳精悉爲釐正以續成一書博而嚴辯

而能斷真史才也。聞子宿與城南壽昌寺釋譚公介公交，因爲作壽昌寺志，雖偶爾涉筆，而其分綱列目，爛然披掌，此亦一奇也。夫以明州入國史，猶漢書地理志所記粵地，一篇前載句章、鄞、鄮數縣名耳。今聞子乃能哀然成書，足當一南朝史。至若壽昌寺之在郡志，更不過雜志，後載釋林壽昌教寺一行耳。今聞子乃能哀然成書，足當一小縣志。其能詳人所畧，若此，然則使聞子載筆從史家，後其更能畧人所詳，亦可知也。因爲序而歸之介公，使藏諸山門，此精舍藉得傳矣。

### 董木公改四聲猿序

尚書秦誓篇二百四十八言，公羊氏裁之爲三十七言，此文。文章家簡法也。司馬子長所引用尚書左氏傳多，以今文句，易之。此文。文章家變法也。後漢書載臧子源答陳琳書，札首數行，善于詞命。三國志已列本書，便若蔓衍。始知此文，曾經蔚宗改定，其力過陳壽遠矣。夫文章家于古人所作，不敢輕議片字，直一鈔書小史耳。此固由其力不足也。文章之體，數變至元人樂府，而極山陰徐文長先生所撰，禰正平槌鼓木蘭女從軍四種論者，爲足奪元人之席。吾友



董木公夙工北詞其一往俊妙處不減關白嘗謂山陰四  
種子音律多不諧因盡取而改之夫文長氣橫一世湯臨  
川目爲詞家飛將而木公力能與之抗是欲以程不識之  
刁斗束李將軍也董生真天下健者矣昔昌黎作平淮西  
碑李義山咏之曰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使  
力不能塗竄古人豈足稱大手筆哉



